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禮儀部二十七 喪服 衰冠 笄 幗髽 絰 屨 杖 雜服 除服 起復 恩服 追行喪服 服過制 謚

喪服一

增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

所以為至痛極也　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以義斷仁示民有中緣喪絶

情　宋書禮志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二十五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　後周武帝詔曰齊斬之情經籍所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日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漢制天下皆誦孝

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務也蓋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令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納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衷恵激俗當身而已非貫萬世為後嗣法者也　家禮曰服有四制一曰正服如為父母為祖父母為伯叔為兄弟之類二曰加服謂本輕而加之為重如嫡孫為祖不杖期承重則斬衰三年之類三曰降服謂本重而降之為

輕如為妻杖期姑在則不杖之類四曰義服謂本無服而以義起之者如舅姑為婦及為人後者為所後之類

凡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

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　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　凡妾為其私親則如衆人

喪服二

原五服 同禮小宗伯職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鄭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也

四制 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

飾痛 三年問云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觀衰 祭統云喪則觀其哀也

加隆 白虎通云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朞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

引進 檀弓云喪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斬衰 三升

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注三等謂降正義也

大功 七升八升九升注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也

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注八十縷為升也

緦麻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此哀之發於衣服也衰絰君子衰絰則有哀色名服世母叔母姑在室期以名服也又云士為庶母三月以名服也注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又乳母三月以名服也從服婦為舅姑從服妻之父母三月從服也注從妻服之改葬緦謂墳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故也當室緦童子不緦唯當室緦注當室謂父母後同爨緦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注以同居為恩服術有六禮大傳云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云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從服有六又云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

輕有從輕而重鄭注云屬從子為母之黨也徒從臣為君之黨也從有而無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而有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稱情立文 三年問鄭注云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

人道至文 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服以飾情 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經以代帶 又云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用明思慕無已

上殺下殺 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踈者服之則輕

錫

衰疑衰 司服職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康成注云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康成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

有恩有理 喪服四制云恩者仁也理者義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有節有權 又云節者禮也權者智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朞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或曰輔病三日授子杖

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行事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三年二年

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

二時一時

又云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雖貴遂服

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休奕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為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衰禮行除服何為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傅曰漢文以來世乃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傅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

出母無服

喪服小記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鄭注云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同僚有服 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若子無服 家語云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絰出有所之則不絰也

方喪三年 檀弓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注云勤勞辱之事也方喪資於事父此以義為制

服勤三年 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恩深義重 白虎通云

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

制重哀輕 潘岳悼亡賦序云吾聞喪禮之在妻制重而哀輕

天子絶朞 白虎通云天子與諸侯絶朞何示同愛百姓民不獨親也

大夫降緦 禮云朞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大夫降緦

舊君無服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國君齊衰 白虎通云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

妾為長子 喪服小記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鄭注云不

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妾為女君 雜記云女君死妾為女君之黨服鄭注云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斬衰之葛 喪服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鄭注云絰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 又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鄭注云絰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小功不稅 檀弓云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注云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服

斬衰不緝 釋名云絞帶絞麻緦為帶也三年之衰曰斬不緝其末直剪斬而已期曰齎齎齊也

長子三年 父為長子三年傳曰正體在上所以傳重也母為長子三年傳曰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注不敢以尊降祖禰之正也

殤叔小功 夫叔之長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注不見中

殤明從下也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注因親也

慈母如母

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死則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注云大夫士之妾子也

非大夫禮

傳曰晏桓子卒晏嬰粗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君子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卿為大夫也注此平仲之謙也

為子皐衰

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為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無服之殤

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而不服撫而哭之哭殤而以日易月者子生一月哭之一日凡言子者兼男女也

大功之殤

傳曰中殤何以不見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曰據從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殤中從上則齊衰殤亦中

從上此主大夫為殤服不見者以此求

父卒母三年尊得伸也

父在母朞年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

庶子不繼祖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重其當先祖正體故三年

庶子不私親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麻三月注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不績者不縗周禮庶人不績者不縗

不當寧無衰禮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注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中制度而惡其亂

為殤後以其服喪服小記云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妾有子為之緦又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緦鄭注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父在不為妻杖嫡子父在不為妻杖注以父為喪主

出妻子為母朞出妻子為母朞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注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不祭故也

為人後者不貳斬傳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注云不貳斬

無主祭者不忍降傳曰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姊妹服注云無主祭者哀之不忍降服也

既練而有期喪禮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服朞之經服其功衰

大功或為齊衰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夏曰魯人則為之齊衰

祖父卒為母三年祖父卒而後為母三年注祖在為祖母如父在為母同

為人後姑舅大功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喪服三

增議劉愷行喪禮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宏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　唐魏徵定服制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同氣論情度義先

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
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
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
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
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
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
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
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

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

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采摭羣經討論傳記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

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

顔師古嫂叔舅服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

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

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

道之遺音所議兩條實為舛駁特降緦縗俾革遺謬竊

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

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絶

於五服當其喪歿閨門縞素巳獨晏然玄黄莫改無益

闈防實閑淪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
冑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
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
姨既小功舅乃緦麻曲生異議玆亦未安秦康孝思見
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宻戚愚請昆弟之妻服當五月
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疎中節
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於舅姑為
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

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𣃁其减降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令請冢婦朞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受之親又答執笲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　元行中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曰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辯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縁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

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義農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舍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

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為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為當　韋縚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絶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

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内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

毋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衰

增說文衰喪衣也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為言推也言中心摧痛也　杜預曰衰在胷前　周禮小宗伯大喪懸衰式於路門之外肆師之職大喪禁外內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儀禮喪服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拘削殺也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負也出於辟領外傍一寸也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麻長六寸博四寸　禮記

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為衰帖於心前剪而不緝也緝者縫如鍼縷其裳下緦繐之名齊之言齊也之縫使齊半也者如緦也錫衰者先緝錫白之謂也疑衰者疑其布是緦也疑衰錫衰二者君之弔服也　左傳曰魯昭公立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冠一

增周禮小宗伯大喪懸冠式於路門之外　又夏官太僕大喪懸首服之法於宮門　儀禮喪服曰冠繩纓條

屬冠六升外畢鍜而勿灰　又曰疏衰齊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衰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禮記外傳曰吉冠之布倍於衣也朝服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今喪冠升數少斬衰三升冠六升齊衰四升冠七升又有疏衰即三升半之衰也　毛詩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　家禮冠所謂梁也稍厚紙為梁廣三寸

長足以跨項前後用稍細布裹之就摺其布為細㡓子三條直過梁上其㡓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盡處捲屈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畢别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為武又以武之餘纓垂下為纓結於頤下此斬衰冠制也若齊衰冠則用布一條重疊為之制如前而垂其末為纓

冠二

增不緌　檀弓喪冠不緌　鄭注云去飾也

勿灰　家禮云斬衰冠鍛而勿灰鍛用水濯布勿用灰

也

條屬 儀禮喪服傳云冠繩纓條屬注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　按禮疏曰吉冠則纓武異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今世人為齊衰以下冠往往以紙糊為武而用布裹之而又別用布為纓蓋不知條屬之義也

四異 按五服之喪冠其制度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勿灰之與灰四也

四同 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數四也

笄

原榛以為笄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鄭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

鬠笄用桑

儀禮醫笄用桑長四寸纋中鄭注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

惡笄以終喪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箭笄終三年又云箭笄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幗髽

增儀禮喪服曰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

又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

髽卒哭子折笄首笄以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也禮記外傳曰髽者婦人有喪者髽古人重髽男子吉時皆有縱以縚其髮然後加笄加冠也去纚而髽曰髽魯婦人遭升陘之戰也露髽相弔以代喪冠也有麻髽女子在室遭父母之喪用麻合髽以對兄弟括髮時也有布髽齊衰已下以布束髮髽者開散之名也既去有縱髽形葩髽左傳襄公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送喪者皆髽魯於是

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廣雅曰幗謂之𢂿

經一

增周禮夏官曰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儀禮喪服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經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　禮記外傳曰經者實也表其有喪慼之情實也喪服衰之與經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經有腰經有絞帶斬衰首經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

為腰絰則七寸五分齊衰首絰七寸五分之一腰絰五寸八分大功首絰五寸八分腰絰四寸六分小功首絰三寸七分緦首絰三寸七分腰絰二寸九分

經二

增首絰家禮云斬衰首絰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為單股繩約長一尺七八寸圓圍九寸　齊衰首絰用無子麻為麄繩周圍七寸餘

腰絰家禮云用有子麻兩股相交為麄繩圓圍七寸有餘兩相交結之餘圍身外兩頭各存散麻三尺未結待成服日方結之其交結處兩頭各綴細繩繫之　婦人腰絰用有子麻為之制于男子繫于袪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

齊衰腰絰大五寸餘其制一如斬衰而不散垂

環

絰 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弁絰 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弁絰

苴絰 士喪禮云苴絰大鬲左本在下要絰小鬲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上亦散帶垂

絞帶 家禮云用有子麻為絰一條圓圍二三寸許初起長二尺就當中屈轉分為兩股各長一尺結合為一彄子然後合兩股為一條比腰絰較小些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末梢串從彄子中過反插于右邊在絰之下如今人繫公服革帶相似

散帶 雜記大功以上散帶

原絰以代紳 詳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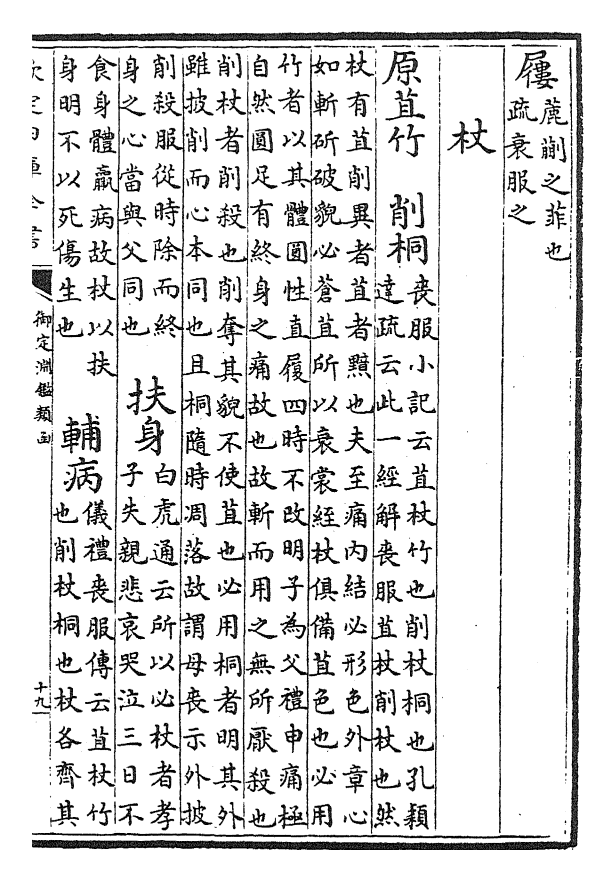
麻不絕本 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屨

增菅屨 斬齊衰菅屨者菅菲也

繩屨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繩屨者繩菲也

疏



屨 麤削之菲也疏衰服之

杖

原 **苴竹 削桐** 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孔穎達疏云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破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直履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杖者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故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扶身 白虎通云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輔病 儀禮喪服傳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

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不入室 禮虞杖不入於室 **不升堂** 又云祔杖不升于堂 **三年不易**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

既殯皆杖 喪大記云大夫喪三日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婦人皆杖

祖不厭孫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注祖不厭孫

舅不主妾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童子當室 童子當室則免而杖

長女在室 女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

哭殯則杖 大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堂上不杖 注避尊者

之處也不以即位記曰庶子不以杖即位又云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也不以入廟杖不終入於廟門王命則去杖聽卜則去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國命則輯國君之命則輯杖君所則輯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有爵而后杖雜記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父在不敢杖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斷而棄之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杖而後起禮親在不為妻杖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姑在而為夫杖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注姑不壓婦

雜服

原慈母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出母檀弓云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久而不葬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身　莫知所終魏李胤祖敏為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莫知所終胤父追求積年情若居喪而不聘娶鄰居故人與父同年者因制服徐邈勸娶妻室胤遂絕房室胤孤幼居喪又設木主祭祖也　詐服迎喪晉殷仲堪為荊州王欽詐服迎拜父喪律當棄市仲堪曰律處重者謂父在而詐服耳今欽父實先終與父在不同遂活之　設主祭祖李胤詳上注　晉悼夫人傳曰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姊妹也　南宮縚妻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詳笄

除服

原先重　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輕　重者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腰　又云易服者易輕者鄭注云易輕者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母喪　後漢江革母終不忍除服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為吏

姊喪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殤喪　記云除殤之喪也必玄注不朝必純言于成人為釋禪服

成喪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人也縞冠未純祭服也

深衣練冠　檀弓云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曰亡于禮者之禮也

朝服縞冠　注見前

增外除內疚　任昉竟陵王行狀云衣裳外除心負內疚茹感肌膚沈痛創鉅　禮記云親喪

外除日月已竟哀不忘也

去官除服 孔帖云吳兢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禄以終餘功拜諫議大夫復脩史焉

起復一

增從宜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理節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出喪服四制

原奪情 公羊傳云重奪孝子之情望慕無窮

增移忠 孝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奪禮 常相制云頃奪禮于苴麻俾戾權于韎韐

順變 身許心喪奪情順變

原攝事 晉張華為度支尚書母憂哀過禮中詔偪令攝事贊成伐吳之計也

金革無避 禮記曾子問云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

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鄭注云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仕還其職位於君也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弁冕服事

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也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何休注曰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當然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君使之非古道也臣順為命亦理也

遣使釋服

東觀漢記云趙憙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案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解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

奉大行禮事脩舉　肅宗即位進為太傅

詔使即拜　東觀漢記云桓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遷太常

不敢踰制　漢書云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案師古注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不令追服　後漢書曰耿恭征疏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賜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

弁經即事　禮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復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輕服權以即事也

墨衰從戎　晉伐秦遂發命子墨衰經注晉文未葬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衰經稱子也晉於是乎始墨遂常為俗

官舍設靈　晉傳咸繼

母喪以無兄弟自陳詔乃使官舍設靈

事畢還祿 禮閔子騫以孝聞者也要經而服事君既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弃君即近也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也孔子善其服事君之義內不失親親之恩也

自陳喪制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當依舊攝職自陳始制大臣終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往往為比也

請辭軍事 魏觧弘遭父喪有軍事當行辭疾病帝怒曰汝非曾閔汝廷尉高柔為請之帝乃原之

增服闋視職 晉顧和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為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每見逼促輒號咷慟哭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于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

道貽素冠之譏耳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奪情就職

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奪情就職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

令起視事

隋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以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

建言奪服

唐書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崔善為極言其弊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固請終制

唐張說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使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世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又武后朝解琬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以琬習邊事迫令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　又代宗朝宗室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疏飯水飲席地以瞑及使還固請終

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

固辭見聽

李朝隱授岐州刺史母喪解職召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

強起就職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諭之曰忠孝不兩全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強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

奪服拜官

杜暹遷給事中以母喪解職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還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服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都護

苫塊奉詔

來瑱擢潁川太守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垍薦之興塊次拜汝南太守

鄭元璹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苫次起元璹持節

衰麻謁相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服衰麻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庸之瑣質專廟朝之

右地

奪服不哭

唐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長日辭大鼎子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釋衰拜賜

呂諲擢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衰拜賜人譏其失禮

徒跣藉藁

歐陽詢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

被髮居堊

田弘正遇害魏人素德弘正以田布賢使世其官穆宗遽召布解衰拜魏博節度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泣而入居堊室屏節旌

墨衰玄纛

田布起復節度使制云墨衰在體玄纛在前提劍就命無忘哀敬元稹撰

峨冠泣血

韓偓言宰相崔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令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俊變衰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

堂入泣血枢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起復之制

五代史云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

起復之服

朝野雜記云故事大臣奪情者服幞光幞黲紫袍皁角帶道君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援政和近事為請而居第則慘服去佩馬議者不以為是孝宗之喪趙子真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皁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皁帶以治事從之

佩魚不中禮

談錄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黲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

奪情不當有金銀之飾公遽謝不敏

起復非好事

石林過庭録云至和間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上以盧朱崖辭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尊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内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嘗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

六疏辭 宋孝宗詔

起復劉珙為宣撫使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帝為寑其詔

四學諫 宋理宗起復史嵩之

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不天徘徊牽引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七人

宗學生與衆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皆不報

歷陳起復之非 明李賢還京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入閣視事編修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貶倫士論榮之

交劾忘親之罪 明張居正奉旨奪情視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交章劾其忘親貪位居正怒王錫爵造喪次求解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

原既葬不入庫門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注時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以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也

卒哭而復王事 見前

節以忠全 情由禮抑 門內之治恩掩義 門外之治義斷恩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齊衰之喪

三月不從政 所宜移孝入忠 不可以恩掩義 公
勤奉上宜從金革之虞 哀戚在中何必苴麻之飾

起復二

增欷梁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啓曰昉往從末宦禄不代
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
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
寂寥閴若無主所守既無别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
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

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
啓事陳聞
增表宋宋庠代李副樞乞終喪表曰遭喪奔赴奄集私
門餘喘窮號方迷魂幹猥蒙恩諭收齒官聯聞命驚迷
撫心殞越伏念臣早由羈齒入服仕途先父勉臣以義
方敎臣以忠藎俾其奉國不使顧私不圖瞻岵無日遘
閔終天藥劑隔於親嘗風木纏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
尋常寧可冒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况心馳塋冢方

卜於始襄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苟容去職未謂乏人伏望陛下俯徇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紀獲報劬勞庶棘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於最靈願竭餘陰永酬洪造

王淮辭免起復太宰表曰苫塊餘生已瀕死所綍綸渙號俾服官班敕使薦臨德音下逮呼天號絶撫已驚迷伏念臣早偶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苦邈爾無依鞠育提攜逮夫有立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擗號泣血摧踊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窀穸

之事几筵是奉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哀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睿眷之殊常豈私情之所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馭臣念哀苦之方深況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為期事國時長尚捐軀而未晚　又曰方席薪而枕塊於義為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悰薦布宸聽未回再殫罔極之情冀動蓋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

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亟自招於大禍慈顔遽隔悲
隙駟之難留厚穸甫成倚苫廬而永慕庶畢哀惘之制
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
容豈可遵故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
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寖成疾恙精神陡耗筋力
頓衰雖强使之造朝決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
之照憫不移之愚追寢渙恩俾終祥禫則聖主得全於
禮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日銘

肝鏤肺期報德於他時　劉珙辭免起復表曰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閟俞音涕泗無從回皇失措伏念臣俄纏欒棘之悲永負劬勞之報呼天靡及觸地無容强食勝喪空驚過隙之駟感時追往更傷返哺之烏敢意敕使薦臨德音頻降雖君命召固難俟駕而行念人子情不忍短喪而出矧今耇老在上忠賢繼登外無兵革之虞内有禮樂之備則焉用於愚臣俾故違於典禮伏望陛下大明旁燭至德兼容俾酬慈母之恩俯

遂匹夫之志褒形一字已同華衮之榮誓畢三年庶免素冠之刺

恩服

原袤逢舉荀爽後漢袤逢舉荀爽不應及卒制服三年　向苗舉桓鸞向苗舉桓鸞為膠東令苗卒奔喪終三年　陸景為祖母晉陸景為祖母所育心喪三年　周翼為郄鑒周翼為舅郄鑒去職心喪三年　趙武為程嬰服齊衰三年　公臣為管仲管仲遇盜取為公臣及死桓公使為之服　韋泓託應詹晉書韋泓屬亂離依託應詹詹分甘苦營伉儷及宅幷薦之詹卒制朋友服祭之終身　傅爕為所舉傅爕

再舉孝廉聞所舉卒棄官行服

樂恢為郡守 樂恢為本郡吏太守坐法奔喪行服

麗濟為徐揖 魏徐揖請麗濟為主簿揖死送喪行服

增行服如所親 李大亮歿後所育孤姪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

哀毀如大喪 孔帖云畢創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及卒妹為創服弟栩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號哭如喪親 初齊王憲女棱居李綱厚恤之及綱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

丁潭為琅邪王 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遂用丁潭為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譏苟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使除服心喪三年

追行喪服

原李燮 漢李燮父固為梁兾所害燮匿於人家得免十餘年梁兾誅乃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

袁紹 後漢袁紹生而父卒遭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冢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內知名不得見

劉臻 漢宗室東海孝王臻及儉並有篤行母亡皆吐血毀瘠至服練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重喪制也

增蕭希甫 五代史曰梁袁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蕭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及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適矣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

服過制

原喪不除 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

期猶哭 檀弓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行服六年 後漢汝南薛包行服六年

庶母三年 晉衛崇為庶母服三年顧和曰禮以執物成教心奪天屬之性今冒越皆下太常奪服

妻亡終喪 盧欽字子若妻亡盧杖終喪不御酒肉劉寔不以為罪

妻卒並杖 順帝時山陽太守王龔字伯宗妻卒與諸子並杖行時人議之

薛宣相駁 漢薛宣字贛君為丞相弟脩為臨淄令後母卒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駁不可脩竟行服兄弟由是不和

薛勤何恨 魏薛勤喪妻不哭曰幸不為夭何復恨哉

諡一

原說文曰諡者諡行之迹也　韋昭辨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諡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君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　古史考曰諡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善惡惡爲諡所以勉爲善也　禮記曰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注作諡嫌以已尊加於父也　又曰幼名冠字死諡周道也　禮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

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注云謚以尊名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其大者以尊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出乎人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春秋說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

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晉中興書曰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勲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謚二

增唐上元元年尊太公望為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武成王　原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

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穆天子傳曰為盛姬謚曰哀淑人　增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宋大中祥符五年追謚至聖元加謚大成曰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因之至嘉靖間改為先師孔子　原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二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左傳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亡師于鄢以辱社

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既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增

晉太子申生卒晉人謚為恭太子謚始此　原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景桓侯　謚法仁義行剛曰景辟土行遠曰桓

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窮二三十世也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　東觀漢記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恭儉如此病薨奏謚曰有司議以為武昭特賜謚曰忠侯　張璠漢記曰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增

賈充字公閭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晉太康中卒博士秦秀以其奸回弑逆請謚以荒帝更曰武　王儉字仲寶卒禮官欲謚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上曰此謚自宋以來不加異姓因改謚憲　王通龍門人字仲淹四遊長安見隋文帝於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不報退居河汾教授生徒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楊侃職林唐貞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謚莊穆則公主謚自此始及考唐高祖女平陽

公主起兵參佐已謚為昭齊高帝女妻沈攸之子文和已謚為興憲則公主賜謚又非自唐安始矣　唐岐王範卒明皇贈謚惠文太子史斷云範乃明皇之弟而是時官又為太子傅顧以太子謚之顛倒不倫　唐宋王名成器後改封寧王名憲開元二十九年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吳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代宗時又追贈曰齊王　處士楊厚新都人少傅

父統業東漢順帝時徵至長安累官侍中拜議郎後稱病歸教授門生三千餘人卒年八十二鄉人謚曰文父

唐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略如隱者之操及卒其友魏元忠宋之問崔璩等謚曰昭夷先生　許敬宗在唐奸回取容忍心害理及卒太常博士袁思古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彦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畤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

許氏矣詔五品以上吏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裴光庭字連城唐開元中為吏部尚書用人多循資格失勸奬之道及卒博士孫琬請謚曰克其子諠訟之賜謚忠獻　顔杲卿真卿從兄也唐天寶末為常山太守安禄山反城陷被執罵賊而死楊國忠用張通幽譖竟無褒贈真卿泣訴於上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顔真卿為賊所殺貞元中追贈司徒謚文忠　李晟破賊時咸寧公渾瑊亦

進取咸陽其功固不相下故其卒與晟同謚忠武　蕭穎士字茂挺唐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尹徽王恒盧異等執弟子禮受業門下號蕭夫子與李華齊名及卒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　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奸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張九齡駮之曰慶禮在邊陲二十年邊亭晏然不當加以醜謚改曰敬　漢世母后無謚高祖尊先母為昭靈夫人尊高后為昭靈后至明帝葬陰太后始建光烈之稱然猶未以謚名也其後母后止

有二謚至宋仁宗時劉太后崩謚莊獻明肅則毋加四謚自此始矣　宋邵雍字堯夫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荅擊壤集行世卒年六十七程明道銘其墓朱文公為之贊元祐中賜謚康節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紹興中特謚忠肅　咸同文字文約所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與之酬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謚堅素先生　明世宗時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

榮靜初死時內閣擬二謚御批俱用故得四字謚

謚三

原取善 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惠善也節以一善言取其一大善以為謚號也浮過也　**知行** 聞其謚知其行　**成德** 穀梁云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徐邈注云成謂定其德之優劣　**尊名** 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　**當實** 崔駰議章帝謚云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録功名當其實　**受名** 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則實稱不誣而已　**太史掌** 周禮太史掌卿大夫喪賜謚讀誄　**大夫誄** 楚恭王詳謚二　**陳行迹** 周禮太師職云大喪帥瞽

而厥作匶謚鄭氏注云厥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厥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

附豐功 孫毓謚議云大名必加茂實美號必附豐功

商臣加惡 傳云商臣弒其父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注禮既葬乃謚商臣忍人既弒父未斂而加惡謚也

子囊增名 君子謂楚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注謂謚君為恭

文者一言 白虎通云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高宗殷宗也質者以兩言為謚故湯死後世稱成湯也

帝后一體 蔡邕謚議云漢世母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謚法有功安民曰烈帝后一體禮亦宜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烈皇后

大夫會謚 白虎通云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

鴻臚奏謚 漢書云諸侯薨大鴻臚奏

謚誄策注曰誄策簡也

上古無謚 抱朴子云上古無謚始於周家耳 **中古為謚** 史記秦始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馬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增取孝為謚** 荀爽對策詳謚一 **無爵而謚** 自王導始詳謚一 **二字非褒一字非貶** 並詳謚四獨孤及議 **門人私謚** **鄉人公謚** **後代追謚** **訟請改謚** 並詳謚二 **原別尊卑彰有德** 白虎通云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 **生無爵死無謚** 郊特牲云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注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諡有七十二品白虎通云所以諡之為堯何為諡有七十二品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民諡曰文强理勁直諡曰武

議者百五十人何晏魏明帝諡議表云案外內羣寮議宜曰明餘所執難各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稱明者可謂衆也

彰明既往　沮勸將來

諡四

原表梁陸倕為張纘謝兄尚書諡靖子表曰亡兄夙搆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衰祚寡遽辭昌運拊心摧恨私懷罔極日月告時幽埏寢遠王人猥集

佳冊光臨榮溢里庭恩沈松櫝
原書齊虞羲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袁彖求謚曰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峴岳摧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徳冠時宗道髙物表若得横議聖時斟

酌今古揆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原議晉張華晉文王謚議曰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勲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髙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　增唐許孟容德宗謚議曰皇莫大夫羲軒帝莫加於唐虞姒氏商鎬亦績憲度咸紀名謚以揚昭光徽發揮茂耀如揭日月泥金方草仙鼎忽成汗漫無從希夷永閟哀同

軌之將會仰鴻名之可易鋪衍至蹟錫乎無窮　賈餗
敬宗謚議曰七月將至同軌既集上稽國典傍考物情
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
謚議曰皇天平分𡻕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
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知
懐美謚大名固當稱謂　杜宣猷懿宗先太后謚議曰
母儀夙著壼教自髙夢日昭其休祥俔天表其鴻慶晦
曜未兆逢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縟禮必行於身後

當海晏河清之日屬賓天上漢之朝故劬軫皇情之深新阡赴丹禁之慟於是痛環珮之絶響感詩禮之無聞爰詔近臣俾詠明淑神算添句用寫悲情豈八字之能倫與三光而齊朗天文照臨哀榮兼極璇宮對立蘭殿煥開想像如覆於玉衣肸蠁疑遊於金屋上仙之日都人不簪於柰花追榮之辰國風空賦於荇菜秦原松櫝佳氣久凝漢后褘褕盛禮俄及道光前古德冠後宮發睿感於賜衣軫孝思於遺鏡遂揚翟黻之禮以慰昭靈

之慈　崔厦駮議郭知運曰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　故太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謚議曰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歿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　獨孤及重議呂諲謚曰昔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

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立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

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襃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不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宏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為為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

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彦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王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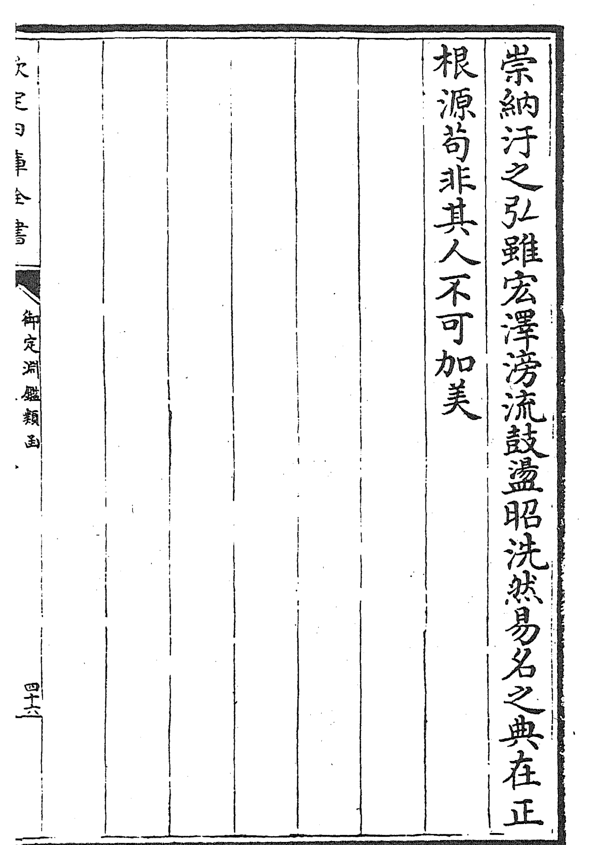
也　蘇端駮司徒楊綰謚議曰聖人立謚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歴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説先朝辭翰之臣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　梁肅代太常答蘇端駮楊綰謚議曰夫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

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録其所長則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决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聖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

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德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絶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　李巽駁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曰夫文人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為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為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為備哉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為文足矣焉用獻哉為獻可矣焉用文哉　又李巽議曰夫謚

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召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茍逞異端考烈慎靚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僭也孔光劉寛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衞君之過也衞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美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為謚也

韋乾度駮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曰聖上法維天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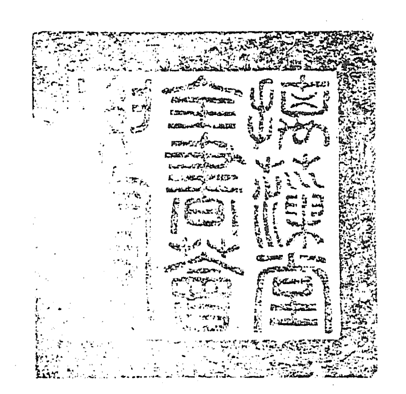


崇納汙之弘雖宏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謹案第二十四頁後三行諲釋哀拜賜刋本諲訛謹據唐書改

第三十頁後四行劉臻刋本劉作王按臻係漢宗室非姓王也據後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禮儀部二十八　諱 送葬 忌日 葬 冒法葬誅者

諱

逮事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孤幼不及識父母思不及於祖此庶人也

聞名　聞名心瞿

諱終　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　禮卒哭以木鐸徇於路捨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諱新謂新死者之諱

辭曹　羊祜為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故荊州人為諱改戶曹為辭曹

改選　晋江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

官名同皆得改選未有身與官職同不在改例以爲臣子開地春秋不奪人親之義朝廷從之

無私諱 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言于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

有公諱 曲禮士于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鄭注曰避君諱也

小史詔 周禮小史王有事詔王之忌諱注忌先王死日諱先王名

太史記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名具敖 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告人曰人不可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

改鄮稽 晉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爲外援乃拜撫軍將軍會稽内史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爲鄮

以諱爲首 孔融集晉有獻武之議尊卑有序以諱爲首

名不偏諱 曲禮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卒哭乃諱雜記卒哭乃諱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卒哭而諱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注云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

公所無私禮志大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表以王瑜名犯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公所無私諱豈公奪私王制屈家禮也王祐許換曹是出制外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徧官列署動相關涉若人遂其心則亦易官易職遷流莫已

子名臣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稱名也

大功小功不諱

不諱夫人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鄭注云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

不避夫人徐邈難謝康樂云臣不避夫人之所諱惟事關於夫人者不言也

道其父名世說云桓

主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粗疎

犯我家諱 又云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曰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顧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永有攸諱 孔融集在家永有攸諱

嫌名不諱 禮不諱嫌名注謂聲相近

入門問諱 曲禮

出門無諱 即王述內諱不出門語餘見後

二名非禮

增犯諱被代 王亮為晉陵守晉陵令沈攢之性麁疎好犯亮諱亮啓廢之攢之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骸尊旁犬為犬旁無骸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悠乞告示亮皇恐攢之大笑而去

改鳳莊門 蕭子顯齊書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鳳字景慈卒宋明帝贈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為

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鸞爲神雀

避諱過甚 南史王琨避諱過甚父懌母名恭心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音同字異 唐書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忠字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異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聞諱必哭 顏氏家訓曰近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

名可無諱 徐邈表不諱太子名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議其可否禮官議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名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可無諱也

韓愈諱辨 唐李賀舉進士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韓愈乃作諱辨

下官無諱 杜祁公帥幷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青箱記與包拯事同

原婦諱不出門曲禮婦諱不出門鄭注云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内諱不出外語林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考四海所知内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君諱舉則起雜記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注云舉猶言也起者失言而變也與君諱同則稱字妻諱不舉側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公羊傳云齊仲孫來仲孫者公子慶父也謂之齊仲孫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何休注曰尊者諱為閔公受賊人也親者諱為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為賢者諱以季子有曷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為諱之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鄭注云為其失事正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凡

祭不諱　教學不諱

忌日

原終身之喪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鄭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終身之憂禮記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注云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季節辭酒孔叢子云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子龍不食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

戚輙三日不食

桓玄絃觴 語林云桓玄不立忌日絃觴無廢

王修哀感 孝子傳云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爲之罷社

增忌不聽樂 世說云王世將忌日送客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不知禮意 顏氏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齊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嫁笥墨衰 談錄云宋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于歸時于衣笥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答曰父母教以侯翁姑私忌日著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

黲黑衫巾 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布衫其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公曰豈不聞禮

君子有終身之喪

葬一

原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痗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 白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轜車辭祖禰故曰祖載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也 禮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 禮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綍無碑 左傳

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紼諸侯四大夫三士二　增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庶人葬平地

葬二

增尚書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

原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

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增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成子高曰生而無益于人吾何以死害于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　又曰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又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

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又曰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
游氏之廟于産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
毀之子産弗毀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
闔閭痛之甚葬於閶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
棺椁金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
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女子爲
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

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增說苑曰蓋聞相梁幷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幷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

得三人來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且死令曰
我死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之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
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殉無知之死人哉
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
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
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
石取而寳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臘祠黄石
金日磾薨賜葬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　朱

邑將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爲邑起冢立祠歲祠祭至今不絶　後漢書曰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　又東平王蒼葬章帝方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東海王彊薨帝追念彊雅性
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傅
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敕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
瓦器以成王志　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
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
輕重爲差　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
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凡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上書訴寃然後得葬　又

曰范丹遺敕其子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樊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椁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桓榮疾病帝親幸其家問起居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桓子新論曰揚子雲爲郎居

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恕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原王符潛夫論曰文帝葬于芷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寳不起山陵令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于奉終無增于孝行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高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曽晳之墓周公非不忠曽子非不孝

也　增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三公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晉書曰魏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素清貧不營財産頓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徐苗以永寧三

年春亡遺令濯内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柩葦席瓦器而葬　晉書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明器窆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庾峻遺敕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驎之

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治棺殯送　蘇

韶安平人也為中年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

介黄練衣曰吾欲改葬乃為書授節曰吾性好愛京洛

每往來瞻覩芒山上樂哉此萬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

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于心不

圖奄忽所懷末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

足矣　王導薨詔給九旒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

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也

温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爲起冢太尉侃上䟽停其移葬詔從之　崔鴻後燕録曰趙秩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秩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秩夜行見一老母遺秩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予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冲爲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吳興又爲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

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貲産無遺而營舉之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　宋書曰王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毁　吳逵吳興烏程人經荒饉繼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

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逵夫婦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逵此誠朞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出公禄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别事不相由其俗遂改　王儉領中書監

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彦回故事　梁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曰氣絶便斂以法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講經嚌咀及卒顔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顧憲之臨終爲制敕其子曰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女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中

都之制允理愜情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録曰赫連昌父勃北游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葬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因山爲墳不封不樹太宗懲秦漢已来厚葬以致發掘因序平生之志刻于石以誡將来　高宗以頻年飢儉召雍州長史李義琛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爲

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爲嚴禁勿復使然也　明皇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有龍盤虎翥之埶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旨築陵此山曰泰陵　蘇頲葬上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還宮　西京雜記曰杜子春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身忠義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

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帛布輀車喪儀儉約紼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載改殯修搆窀穸靈柩住而莫前羣從咸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即定而

洪水出截冢棺椁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于舊壙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敇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于池之北近池四十步

續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終十年而

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之猶暖漸漸有氣息輿歸竟日乃蘇云父甞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上馬傍有病臥人乃長安魏公卿扶與俱到家養視積日既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十餘餅素二十疋可賣殯餘以相謝言絶而亡翼賣素買衣衾殯殮之葬埋高壁之地以金置棺下公卿兄公長見乘馬謂必殺公卿陰告官收翼翼具以狀對公長迎喪發棺下得金

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
賢傳曰袁宏字夏甫延熹中黨事將作遂散髪自築土
室四周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敕其子曰勿
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襌衣衫疎布單衣幅巾襯尸
于板床上五百墼爲藏　張詵字彦承上虞人也與同
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詵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楊
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餙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
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

于當世不亦宜哉　謝夷吾轉下邳預自尅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請師于楚楚人與師曼子巳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曼子曰吾誠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使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爲乃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方域其中開道凡施六馬

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姚信士緯曰葢葬于寛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于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椁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毁者其惟厐薄棺葬斂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穽厐乎可以不辱耳　世說曰晉明帝聞郭璞爲人葬微服往看因問曰何以葬龍角此當滅族主人答曰郭景純云此是龍耳三年之內當致天子帝復問曰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特招致天子

耳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侶魚鼈爲讎于是遂以水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四馬不行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椁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之馬冢　又曰河內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億求沒入官葬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

藏于閶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沈季白日于聽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黄單衣黄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爲招魂文　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度不煩人衆　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徐偃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宫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后倉御而歸伏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

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黄龍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巾葛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焉　華陽國志曰徳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之利士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

志没遂葬其山

葬三

原金鳧 玉匣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爲日月人魚膏爲燈燭水銀爲大海金銀爲鳧雁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防山 欒水 史記曰魯襄公二十年而孔子生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 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歷葬于渦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樹碑 開隧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周燕字少卿爲決曹掾平因罪不當死太

守劉虔欲殺之燕肥顏諫至于九復虔怒竟殺之後死
者家人有書稱寃使覆考虔見燕曰太守相負燕一日
引私隱陷人之罪傳詣長安當下蠶室未至燕乃慷慨
絕命由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下桓溫詳葬

二

玉棺　石椁 上詳棺椁 下詳葬二

魚燈　龍匣 上詳金鳧 注 下詳玉匣注

北邙　南嶺 西京雜記曰安定嵩真善算術成帝時真嘗自算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焉　又曰曹敞在吳章門下章後見殺人無敢收葬者敞稱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為立碑于吳章葬側章葬于龍首山南嶺上

北首　西門 禮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正門也

旌車　羽蓋 傳暢晉公卿禮秩曰特進甍遺謁者監護軍喪事賜東園

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給青緋佪赤耳車挽歌四十人方相車建七旒車銘旌車　丁孚漢官儀曰孝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綴青羽蓋駟馬也

飾輤　**設旐**　禮記曰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鄭玄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　又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朱器　**畫棺**　並見棺椁

施玉匣　**埋珍寶**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曰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于死者之體如魚鱗　埋珍寶注見上葬二潛夫論

止柩就道　**止哭聽變**　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柩日有食之則有變且不行乎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鄭玄注曰柩道也變謂異禮也

下不及泉　**上無通臭**　墨子曰古者聖人制

爲葬埋之法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昔者堯北敎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旣泥而後哭滿掐無封巳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敎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巳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敎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掐土地之深下不及泉上無通臭旣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三王豈財用不足哉以爲葬埋之法

藉以黃壤　葬以土藏

後漢書曰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楚國先賢傳曰韓暨終遺言曰夫俗奢易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若曹敬聽吾言儉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勿有增益

駟馬不行　大鳥徐步

上詳冢墓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爲太尉中常侍樊豐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譖震

罷遣歸本郡遂仰鵂鶹葬日有大鳥来止停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

葬四

原即遠 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葬事有進而無退

反眞 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學黄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眞必毋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送形 送形而往謂葬

埋神 晉東海王越尸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而葬朝廷疑之袁瓌議以爲招魂而葬此所謂埋神也不可從

從死 禮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稱財 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葬者不待日月也

卜兆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鄭注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必卜之

筮冢 儀禮既夕筮宅冢人物土鄭注云物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同穴 詩死則同穴

異藏 後漢樊重遺令使與其吏人同墳而異藏

請具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鬻庶弟之母葬子柳曰何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不可也

襄事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襄成也成其葬事也

賜塋 後漢太尉楊秉薨賜塋陪陵

請隧 晉侯請隧注隧延道天子之禮也諸侯懸棺而封

起墳 漢太師孔光薨賜祕器載以乘輿轀輬起墳如大將軍制度也

遣車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及晏子焉知禮注遣車載牲者禮大夫五乘而晏子

一乘言偪下也

給轄成詔水所厭死者給轄葬廣柳車注廣柳車葬車也

靈輀葬車

方相蔡質漢官儀曰陰太后葬前有方相

地藏謂葬也

壽藏後漢趙岐將卒先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賢像于賓位畫已像于主位皆爲之贊

增柳翣飾棺墻置翣注墻柳衣又云絞衾設柳翣注絞衾尸之飾柳翣棺之墻飾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帛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而從既穴之立于壙中飾棺者以華道路不欲使人惡其䙝也

帷荒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衣也若大夫則加文章焉

原貶禮禮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貶之也

行志漢符融妻卒貧無以葬鄉人助之融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得行其志

訟祔沛國劉仲武娶丹丘

氏生子正舒正則後出妻而不絕更妻王氏生陶後皆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陶訟至死不得

禁遷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者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生不以禮相接而合是亂人倫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

周土

太山太守嚴望終于家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也

聚沙

趙岐字邠卿遺令子曰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配殤

曹操事詳殤

殉妾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後與秦戰于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顆遂獲杜回夜夢人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也

增

葬妻

季子皋葬妻犯人之禾申祥請更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買道

而葬後難繼也

葬子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原

營高敞 韓信母喪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旁可置萬家

務速朽 張霸字伯饒蜀人也爲會稽守病革臨卒敕子曰令蜀道阻不可歸塋可止葬務遵速朽遂葬河南因家焉

以鼓封 爲縱舍節禮也

以機封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將從之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以幅巾 漢張奐令以幅巾葬曰奢非桓文儉非王孫

用葛茀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紀市 呂氏春秋

舜葬紀市不變其肆注云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

會稽 又曰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注云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

泗上 葬夫子于泗水之上其樹若偃斧

杜中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

藍田 漢書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武庫 劉向疏云樗里子葬于武庫按史記樗里子傳曰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城東 風俗通詳棺槨

鄴西 趙錄曰石勒事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終于建武末葬于鄴西

合公主 衛青與平陽公主合葬冢象廬山

近神人 魏略田豫戒子曰葬我于西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曰豹履行與我適等死而有靈當與我善也妻子從之

近要離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隱居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鴻潛閉戶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于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從蘧瑗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袞疾困敕令官屬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妻養疾 禮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乃告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

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于是不果用也

婢夾尸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不果殺注云善其不陷父于不善也

祔先塋 唐文張曲江丁內憂奔喪南訃祔葬先塋白雀黃犬號噪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壠

葬書生 王忳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取之鬻以葬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忳賣金葬之餘金亦埋之

請歸葬 傳穆伯卒于齊請歸葬不許惠叔猶毀以為請乃許之注謂歸以卿禮葬魯不許也惠叔穆伯子代居位過喪禮以請父葬父卒逾年猶毀故曰猶也

議合葬 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還前夫家夫家亦有繼子死遂合葬式父臨終求于式式許之中丞下壼奏議式父臨終謬亂云云不可寄命他人之門埋尸于

無名之冢爲繼世也

日月有期公叔文子詳謚二

天地爲棺見前莊子

各銘其官杜預喪服要記云始死葬銘凡卿大夫士各以其官婦人則書姓名

夾道爲位檀弓國昭子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鄭注云夾羨道爲位

熊皮四目周禮方相氏見前

蟻結四隅檀弓云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注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

葬日大雪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

葬日大雨後漢書董卓傳詳棺槨

不爲雨止王制葬不爲雨止鄭注云以其禮儀少也

不避塗潦 曲禮云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

先輕後重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注葬先輕後重葬畢辭賓遂修葬事

衛離魯合 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祔合葬也合謂棺中無間也

三妃未從 舜葬于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注古者不合葬

周公蓋祔 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合葬也

祔不攺卜 祔葬者不筮宅謂祔先塋不攺卜墓也

先不虞祔 詳先輕後重注

反葬于周 太公詳葬二

合葬于防 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于郰曼父之母然後合葬于防

願得父墓 韋賢葬陪陵昭帝時從平陵元成從杜陵病且死因使者曰不勝父子情願得葬父墓上許焉

招合夫魂 後漢鄧晨娶世祖姊新野公主遇害後晨卒詔令招公主魂與晨合葬也

門人欲

厚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漢帝令薄 漢文令薄葬又光武詔曰曾子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其令天下薄葬

藏于西階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兆在路寢 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子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夫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葬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逄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牖下

增玉魚一雙 西京雜記高宗營大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明奴問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王起

兵留我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高敞無奪主魚發其處果然乃斂以禮改葬玉魚隨之

金蠶數斗

齊書始興王鎭蜀於州園地得古冢金銀爲蠶形者數斗詳發冢

佳城留篆

江南野史沈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嘗指示家人曰吾死可葬于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冢爾觀其間儼然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

巖腹得銘

廣記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修我果歎曰吾合葬此令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逼城而葬

晏子墓在臨淄慕容德登營丘望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而葬平仲古之達禮者也而生

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耶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之賢豈不知髙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生居湫隘沒豈擇地而葬乎

指山爲葬 孔帖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

原勿歸鄉里 謝承後漢書崔瑗爲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贓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不戀本土 語林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不用棺槨 盧植別傳植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山足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不得封樹 魏略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慮無常預作終制誡其子曰以儉葬至嘉

平中病甚臨困又敕預掘陷誡氣絶令二人舉尸即陷絶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又誡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堯典一篇

後漢書周磐傳磐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昔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老子兩卷

虞翻別傳翻遺令儉葬唯以老子兩卷示存道德而已

温嶠辭官

晉禮志建武元年以温嶠爲散騎常侍嶠以母亡值寇不得葬不拜詔曰于禮制物常使理可經通今禁逆未梟平陽道斷詔下議皆以嶠萬里投身赴闕廷無緣中辭王事宜如詔者也

子産依禮

傳鄭簡公卒將葬子産使避司空之室君子謂之依禮

良臣從

死

史記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後宮皆殉

秦始皇葬時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

宋公厚葬

左傳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

齊國厚葬

韓非子云齊國好厚葬布帛盡于衣衾材木盡于棺椁桓公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過度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孝經自隨

皇甫謐篤終論云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粗爲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

篨褁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闊六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蘧篨褁

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尸上見

葬洛陽城

搜神記温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任校尉行部爲隗囂所殺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上書乞骸骨帝許之

葬海虞山

詳二

增以報德

羅士信齊州人初爲劉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殮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其志

可行志

吳保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毋葬服除喟然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令親歿可行其志乃行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而去

以儉自全

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下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

或云于崖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求水中自然之石以爲冢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將來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

以厚免禍 趙槩聞見録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下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斷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也矣

布車載柩 唐魏徵陪葬昭陵妻張氏

夜葬 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

山谷 楊行密卒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

葬勿歸冢 楊震臨死曰不能誅患身死雜木爲棺布單蓋形勿歸冢勿設祭祀也

葬陶家側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

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土幸取爲壺實獲我心

勿起墳壟

晉王祥爲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邙土自堅貞勿甓石勿起墳壟耳

葬以幅巾

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漆爲不喜耳幸有前宅朝殯夕下措尸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葬于土穴

後漢盧植字子幹臨卒敕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

戒勿立碑

唐司勲致仕李建勲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地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勲莫知其處

特給轜車

韋亢歷職以清儉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轜車

令給班劒

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陪葬昭陵房玄齡薨給班劒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陪葬昭陵

詔給儀仗太和初王丞元祖母喪詔曰武陵當橫流時極定奔潰切在史官母李不幸贈䘏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

命官建冢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涼當吐蕃劫盟役將士骸骨不藏昌命瘞之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賫具斂以棺槥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于淺水原詔學士爲銘

原管彥不歸葬晉王褒與管彥許爲婚彥葬父洛陽褒更嫁其女謂彥弟馥曰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好本意一詳悔婚

陳壽不歸葬陳壽字承祚爲治書御史母遺言葬洛陽壽乃遵其旨壽巴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貶

槀車載簑笠儀禮既夕鄭注云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簑笠備雨服今衣槀爲潦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

道車載朝服儀禮既夕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

擇不食之地 成子高語詳前葬二 擇不毛之地 皇甫謐篤終論詳前

下殤葬于園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于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絚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

小兒葬于道 風俗通云葬小兒必于道邊者傷其人道未成故置于道則使視成人之道也

未葬不除服 晉建武元年令曰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可居殯而除無遠近之斷若亡遇盜喪靈無處求索理絶固當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若殲于寇害無收殯之理亦宜三年

改葬舉下服 穀梁桓王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注緦五服之最下者改葬舉最下之服以喪緬邈遠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韓子墨者

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二日世主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償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

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

孝貴慎終慎終追遠

葬宜以禮死葬之以禮

物既僕卑謂用卑薄之物不中禮也僕蹟頻反

禮將偪下

求備

去奢

大葬

禮葬

昊天降凶

遠日協吉

苟聞不度

豈曰無違

儉宜合禮

孝不貶親

三良臨穴

二婢同棺

開白日之銘

卜青烏之兆

所宜薄以稱家

安用厚而破産

孝貴有終

豈宜不勉　華或非禮孰謂無違　法惟辨貴送死之禮有差　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葬五

原詩陳張正見和楊侯送袁金紫葬詩曰黃泉開隧道白日照佳城一朝嗟此路千載幾傷情秋雨悲松色淒風咽挽聲歸雲向谷晚還柳背山輕唯當三五夜壠月暫時明　周庾信送炅法師葬詩曰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香爐猶是柏麈尾更

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
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旐書空位素帳設虛樽
楚琴南操絶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
憐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盡天末夕霧起山根平原
看獨樹臯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
流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　又送劉
中書葬詩曰昔别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

客每思鄉塞近邊雲黒塵昏野日黄陵谷俄遷變松柏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　唐太宗望送魏徴葬詩曰閶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餞慘日映峰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

增杜甫聞故相房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詩曰逺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沾楚水還

又哭嚴僕射歸櫬詩曰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與生平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又送盧十四護韋尚書櫬歸上都詩曰素幰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叅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原詔漢光武帝作壽陵詔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

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後漢書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葬送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宣下郡國　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曰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友之恩廙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

今當殯葬其給轜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　晉賜王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外清方夏内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爲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勲早代殞没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于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作葬藏人功

增文漢楊王孫嬴葬書曰葢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嬴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殮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晉皇甫謐篤終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隅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隅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夫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　宋宋景文遺戒曰吾没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衣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二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

拘忌也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爲無知也　司馬君實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七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著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

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得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未葬而除

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命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于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者玆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程正叔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

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此其大略也　陳無已思

亭記曰甄故徐冨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棘荊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禘之爲哀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

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

冒法葬誅者

原受恩 魏志袁譚死別駕王脩詣太祖乞收葬受袁氏之恩得收斂就戮無恨太祖嘉其義故聽之

感義 晉書鍾會死向雄葬之文帝責之曰王經死哭東市我不問今會叛逆云云具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今誅已備法雄感義而葬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殿下讐枯骨于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乎

孔車長者 漢主父偃有貴幸客數千及死無人視獨孔車收葬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桓典棄官 後漢桓典舉孝廉國相王吉以罪誅故人親戚莫敢至典棄官收斂葬之負土成墳為立祠堂

臧均乞葬 吳志諸葛恪誅臨淮臧均乞葬曰均恨欒布不先請而專名以肆情得不誅為幸臣不敢率也

荀闓乞葬 齊王誅故吏荀闓乞葬

增曹敞葬吳章 見前

伯厚葬陳蕃 東漢陳蕃被誅家口南徙復追至南安府城北滅之蕃故人朱伯厚

收葬其葬地名陳墓

胡騰葬竇武 武誅後府掾胡騰少師事武獨殯葬行服收武孫為巳子與聘娶還本姓

郭亮葬李固 梁冀誅李固露尸于西衢弟子郭亮始童往哭陳辭亶行亭長呼之亮曰義之所重何以相懼太后聞之聽收葬

送葬

原吹簫 談錄周勃吹簫送葬

反哭 雜記鄉人五十者從反注優老也非鄉人四十者亦從反哭遂也

晨會 鄭子蟜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焉注會葬事也

以哀 哀以送之

如慕 見前

不歌 適墓不歌

多涕 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墮而多涕務叔曰兆于死所矣

送臺 文選送子長夜臺

臨穴 詩臨其穴惴惴其栗

待盈坎 禮弔三十

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不散送 禮五十者不散送注送葬者不散麻也

五侯治 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母喪送葬治喪車三千兩入語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千乘送 劇孟母喪送葬蓋車千乘也

不避塗潦 曲禮見葬四

四方來會 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名士赴哭 晉陽秋荀粲亡時年二十九性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纔十餘人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衰絰千餘 鄭玄別傳玄卒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常受業者衰絰赴哭千餘人

命駕撫棺 范式字巨卿與張劭為友劭死式夢之曰吾已死某時葬子能送我乎式覺即服友服命駕而往及葬式未到劭引發中路而柩不進其母曰汝待巨卿也巨卿乘白馬素車至撫棺曰元伯可進矣柩乃進式乃修墓

種樹而還劭字元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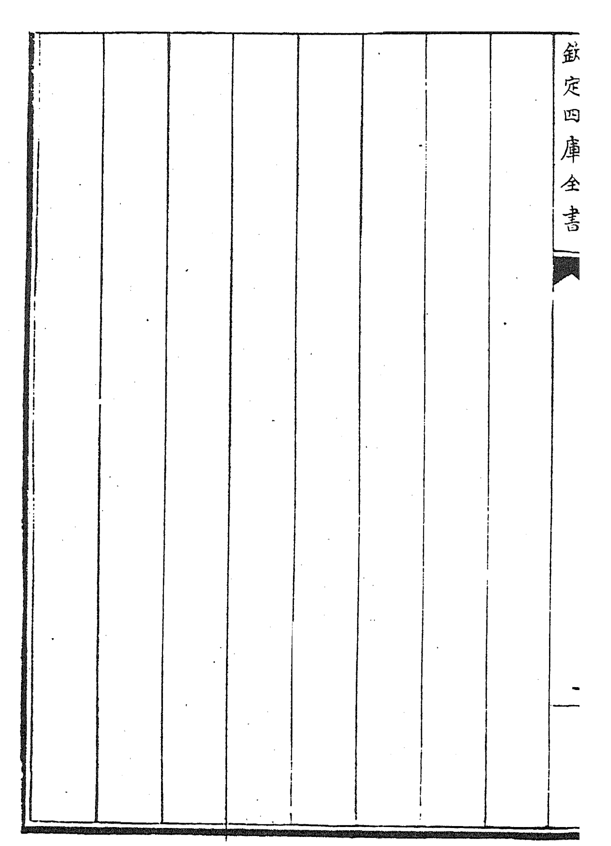
推輦歸里 申屠蟠始與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乃躬推輦送葬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鞏從事義之為封使使送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即還太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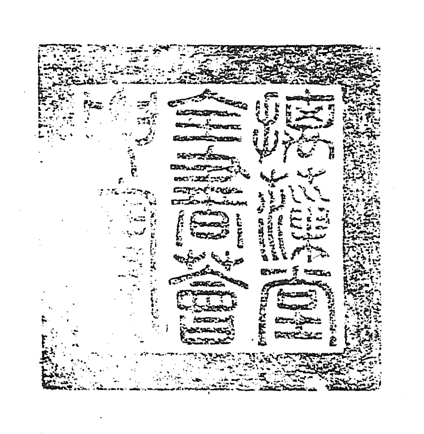
巨卿可托 後漢范式受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聞山陽有范巨卿烈士可以托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書以遺巨卿時式出還省書㥜愴向墳悒哀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于棺上而去其兒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元伯可進 詳前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謹案第二十三頁前四行營高敞刋本敞訛燥據史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烺